



在男人的怀抱中

Dans ces bras-là

西书译丛



(法) 卡米耶·洛朗斯 著 韩沪麟 译

Camille Laurens

海天出版社

西书译丛

在男人的怀抱中

Dans ces bras-là



(法) 卡米耶·洛朗斯 著 韩沪麟 译

Camille Laurens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男人的怀抱中/(法)卡米耶·洛朗斯著;韩沪麟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8
(西方畅销书译丛)
ISBN 7-80654-776-2

I.在... II.①卡...②韩... III.长篇小说-法国
- 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488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hp.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王晓珊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黄海燕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83460670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

字数:16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16.00元

图字:19-2001-025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我有一双讨人喜欢的手。
你明白，
你只有和我在一起，
才能找到你需要的力量，
并且明白：我是男人。

——保尔·克洛岱尔^①

^① 保尔·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戏剧家。

CATALOGUE

Maison d'éditions Mer-Ciel, partie des traductions françaises

Truismes	Marie Darrieussecq	POL
Naissances des fantomes	Marie Darrieussecq	POL
Le mal de mer	Marie Darrieussecq	POL
La classe de neige	Emmanuel Carrière	POL
L'adversaire	Emmanuel Carrière	POL
Yann Andréa Steiner	Marguerite Duras	POL
Dans ces bras - là	Camille Laurens	POL
Journal du voleur	Jean Genet	Gallimard
* Le sac de Palais d'Été	Pierre - Jean Rémy	Gallimard
* Le mausolée des amants	Hervé Guibert	Gallimard
* A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	Hervé Guibert	Gallimard
Les voleurs de beauté	Pascal Bruckner	Grasset
La confession mexicaine	Alain Bosquet	Grasset
La tristesse du Touraco	Yves Mabin	Grasset
Duras ou le poids d'une plume	Frédérique Lebelley	Grasset
Les derniers jours de C. Baudelaire	Bernard-Henri Lévy	Grasset
Diabolus in musica	Yann Apperry	Grasset
Bonjour, tristesse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Un certain sourire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Dans un mois, dans un an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Aimez-vous Brahms?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Le premier sexe	Jean Duché	Laffont
M. D	Yann Andréa Steiner	Minuit
Le XXI ^e siècle ne sera pas américain	P. Biamès	Rocher
Cet amour-là	Yann Andréa Steiner	Pauvert

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Michel Houellebecq	Flammarion
La Plage d'Ostende	Jacqueline Harpman	Stock
L'inceste	Christine Angot	Stock
La première épouse	Françoise Chandenagor	Fallos
Hygiène de l'assassin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 Le sabotage amoureux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Mercur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Métaphysique des tubes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 Cosmétique de l'ennemie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L'Ultime secret	Bernard Werber	Albin Michel
Colère	Denis Marquet	Albin Michel
Le livre des vies coupables	Philippe Artière	Albin Michel
Ah Dieu! Que la guerre économique est jolie!	P. Labarde	Albin Michel
Le bonheur économique	F. X Chevallier	Albin Michel
* Les larmes des hommes	Michele Manceau	Albin Michel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ierre Bourdieu	Seuil
Cabu en Chine	Pierre Antoine Donnet	Seuil
Cabu en Amérique	J-C Guillebaux et L. Joffrin	Seuil
Cabu au Japon	J-C Tournabise	Seuil
Allah n'est pas obligé	Ahmadou Kourouma	Seuil
Le jour de la fin du monde, une femme me cache	Patrick Grainville	Seuil
Cher écran, journal personnel, ordinateur, internet	Philippe Lejeune	Seuil
* Les guide des quadras boomers	V. Mahler H. Délebecque	Seuil
L'univers masculin	Sylvain Mimoun, Elisabeth Chaussin	Seuil
Les rythmes du corp	Olivier Coudron	Nil
* 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e	Laure Murat	JC Lattès
* La mort interdite	Bertrand Vergely	JC Lattès
* Les enfants perdus du XX ^e siècle	Frédéric Gaussen	Puf
* Les enquêtes du commissaire Wang	François Boucher	Kailash

* à paraître

就是他。我凭心跳就知道自己没错。我这突如其来的自信虽然很难令人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站起来，餐桌上的玻璃杯还是满满的，我付了账，跟他走了出去。他走得很快，与我一样快。我喜欢他的衣着打扮，他那小小的臀部，他那迷人的肩膀，我不愿意失去他。他走了两三条街，进入一个门洞，消失了。等到我走过去，推开那厚厚的门，他已经进入一个套间。可是哪一套呢？楼道里没有任何声音，电梯停在底层。我又如何能确定？

楼梯上铺着地毯，我悄无声息地往上走。这是一座体面的四层公寓，每层有两个门。大多数门上镶着一块铜牌，有几家静悄悄的，其他的门里面传出说话声和电话铃声。我担心被人发现呆在门垫上东张西望、听来听去的，便又转身下楼。

信箱不能给我提供什么信息，有的仅有一个名字，有的还没有。这些都是老式信箱，开了一个大口子，手

都可以伸进去。大门外亮锃锃的铭牌都能映出我那张扭曲的脸，虽然多少说明一点儿问题，但并不能真正帮助我去寻找，因为所有的住户都从医，只有一位是法院的律师。

2

如何才能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啦，他可能是律师，因为他的举止风度挺像。虽说在我一生中，仅在几个星期之前见过惟一个律师，但与其说那是个律师，不如说是一个贩卖武器的不法商人，因为他长得很像那类人，寡妇和孤儿一眼便能认得出来。

不过，他也可能是医生。门牌上有好几个，我一一看过去。突然间，我觉得名字不再是随意起的了，它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我试图从上面看出点什么，如同辨认一张陌生的脸。

在这座具有第三共和色彩的建筑里，人与环境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所有人都起了一个昔日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成了陈年古董：雷蒙·勒古安特，哈乌尔·杜拉克，波莱特·梅吉埃尔，阿尔芒·东布尔——哦，不！不！我看得不对，不是阿尔芒，而是阿芒，阿芒·东布尔，儿科医生，巴黎医学院的老走读生。阿芒，是的，我没有杜撰，确有其名，在人名辞典中有，这是从拉丁文 *amandus* 演绎过来的，是阳性的杏仁酒名，“爱情宠儿”。阿芒姓氏中最有名的是一位修道士，他在公元 680 年献身于高卢地区的传经布道事业，这是当天晚上我在一本相关的

参考书上读到的。“爱情宠儿”，可能就是他，完全有可能：在小说里，这类巧合也许会不尽如人意，但在生活中，这种巧合就会顺应人的需要，谁也不会大惊小怪的。阿芒·东布尔，大概就是他，在神秘的冥冥之中，他被选定为“爱情宠儿”，是我挑选出来的。阿芒·东布尔是爱情的幽灵，我希望把他变成我的猎物，变成光明，变成太阳。

出于本能，我又看下去：罗歇·波斯克，运动疗法的按摩师，从事创伤后的肢体训练；在最后一排上，还有阿贝尔·韦伊，精神分析学家，那是有关调整夫妇关系的精神治疗专家，原来他们的专业是相同的。我不能再耽搁了，因为我紧随其后来到大厅，倘若他直上四楼，我应该听见钥匙的转动声和门的开关声的。因此，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在二楼的左边。于是我记下了他的电话号码（我的女儿最近得了感冒，老好不了）。

正在此刻，大门开启，先是迎面扑来一股樟脑味，继而走出一位老妇，她不信任地向我瞪了一眼，仿佛问我在干啥。我垂下眼睛看我的记事本，猜测她是否是看门的；只见她走远，顺着人行道，汇入脚底下像抹了层油、匆匆赶回家的人流，直到大街的拐角。我有朝一日也会像她那样行动迟缓吗？闪念过后我转而又想，这个男人也许也是一个客户，一个病人呢！我又傻傻地瞧着我的记事本：我在这儿究竟想干什么呢？

我等着。我等着他返回，再次出现；我挪不开步子，

担心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凡事从远处看都不真实，什么也不是。我要再见到他，我想知道这是真的，想要那个影子成为形状。既然在街上没有咖啡屋可以隐身，没有橱窗可以糊弄人，没有公共汽车亭可以理直气壮地等着，于是在这座大楼门口，我那等人时的可怜模样就变成了
一尊塑像，就如有人在人行道上移来了一尊仙女，挡住了人流，流下了喷泉的泪水……也许其他人的做法与我不同，他们会去各个候诊室张望，询问医生们的秘书，借口看急诊，但我做不到。我既不能放弃，又不能行动，于是只有等待。再说，等待某个人不就是与他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吗？

他没有来。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心烦意乱，人都冻僵了，始终没能见到他。有好几个人走出来，但不是他。我断定他不是客户，他是在这里工作的，我会知道去哪里找到他的。我终于走了，因为快到四点了，我与出版商有个约会。倘若有某个人因讨厌迟到而气喘吁吁，心跳不已，丧魂落魄地赶到的话，那便是我。

这将是有关男人的书，有关男人的书，有关男人爱情的书：他们是被爱的对象，也是多情的主人，他们将构成本书的客体 and 主体。先是一般意义上的男人，指所有那些除了他们的生殖器而外我们一无所知的男人，我们仅知道他们是男人而已；其次是特殊意义上的男人，指某些人。这将是有关一个女人所接触过的所有男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人：父亲、祖父、儿子、兄弟、朋友、情人、丈夫、老板、同事……他们在她的生活中有序或无序地出现，在她眼中时而神秘地显现，时而神秘地消失，不断变幻着，走了、来了、定格、又变了。因此，本书的情节是断断续续的，一页页模仿着他们变戏法似的来来去去，模仿着她与他们之间感情积累、瓦解、建交及断交的过程。男人们像在舞台上那样来去匆匆，一些人仅演出一场，其他人会演出多场；他们如同在生活中那样，多多少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如同记忆中那样，多多少少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我不是书中的女人。这是一部小说，她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她只有在她所见的男人的光环下才显山露水；

她的身影只有在她的形象面对日光时才在幻灯片上渐渐显露。在她周围，男人就是日光，使她暴露出来，也许还把她创造出来。

6 我知道你们会说什么：女人呢？其他女人呢？母亲、姐妹、女朋友……难道她们在生活中不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吗？她们就可忽略吗？

她们不在其内。不在本故事中，或者很少涉及。我将给我的人物赋予我性格里的准确特征（遗传自我的母亲……）：在这些年里，只对男人感兴趣，也只能对男人感兴趣。

就这样。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吧：是注意力出现了问题，也是思想无能的表现。她永远只见男人而不及其余。风景、动物、其他东西，她一概视而不见。孩子嘛，只有她爱他们的父亲时才存在；女人嘛，也只有她们在谈论男人时才出现。其他一切交谈都使她厌倦，这简直是浪费她的时间。她可以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去旅游，观赏南美洲潘帕斯草原、荒凉的大漠，进入博物馆和教堂。然而倘若没有一个漂亮的男人，一个加乌桥牧人^①，一个基督的身影出现的话，那么在她看来，所有参观便毫无意义——哪怕他们在映像中、在幻觉中、在中国的皮影戏里能亮亮相也好啊！她的活动范围都与人有关，极为严格。倘若要她单身一人去观赏日出、悬

① 指南美洲潘帕斯草原的牧人。

崖，或是远处布朗山的英姿，她绝不会走出一公里。她不知这样做有什么意思，那种感觉与死没什么两样。她曾看过库考尔^①的一出戏，名叫《女人》，戏中只有女人。时而，某个女人向门转过头去，大叫“看，约翰来了”（或马克，或菲利普），但这个男人并不出现在屏幕上，没有任何男人的身影，连他们的声音也听不见，这对她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不过，她也不爱看战争片，不爱读讲述男性潜水员和男人之间友情的故事，在那里，女人仅仅出现在他们皮夹里的照片上，或在他们临死前动人的回忆之中。她所感兴趣的男人，是能给她强烈刺激的男人。她喜欢渴望女人的男人。不管她走到哪里，她总是要看看是否有男人。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如其他人看天相能预测未来，知道天气如何。她的兴趣首先不在肉体上，总之这不是先决条件，即便她的兴趣往往在性上。她也没有专一的男人，没有特殊的嗜好。黄发、棕发、高的、矮的、粗短的、瘦长的均可，她都喜欢，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始，首先有男人在，不必问他的个性如何。这是总体印象，看见了，也就放心了：总算有男人在了。

她并非见了男人就迎上去，至少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她不会看见男人就扑过去，勾引他们，抓住他们不放，同他们套近乎。她只是瞧他们。此刻，她的脑子里

^① 库考尔（1899—1983），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充满了他们的形象，就如湖面上倒映着天光。首先，她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能感觉他们。这样，男人就长时间与她面对面地呆着。她瞧他们，观察他们，想像他们。以前的火车（现在已不常见），旅客并不坐在她的旁边面对同一个方向，而是隔着小桌子与她面对面坐着，桌上摊着她正在写的书，她就像看对面的旅客那样看着这些男人，他们就在对面。这是异性啊！

因此，我便是书中的这个人物，读者当然可以这么去想，因为是我在写，是我把我叙述他们的一页页纸散落在我们之间的。完全回避是难以办到的，但这里并不涉及事实。我在书中写的既没涉及我的父亲、我的丈夫，也没涉及其他任何人。这点，敬请读者们谅解。该书将是想像的双重构建、彼此创造的产物：我将写出我对他们的印象，你们将读到他们又是如何创造我的——在我造出这份清单，即创造出我生活中的男人时，我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人。请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如我说的的那样，我生活中的男人，就是我的心跳所在。

是的，这就是我的写作计划最准确的定义，与我们在盛大的舞会上所看见的相仿：我投入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怀抱，虽然乐得欲醉欲仙，但还是随看随记，并且保留了这个记事本，读者可以顺着这一页页纸，知道我们在跳舞，知道他们的名字。可爱的男士们无序地列队走过，当然啦，还有他们的风度和他们的举止。特别要看

看那个跳舞的女人在旋转的舞场上的风姿，她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被抱起来，又被拉下，再次被男人搂住、吻着，心儿突突地跳，情绪激昂，醉眼朦胧，显得十分轻浮。

舞会笔记。这个书名挺好。

*

这就是我想对我的出版商说的最理想的内容。当然啦，我一个字也还没写，其实，写作是我的惟一希望。那个出版商穿着一件白衬衫，没系领带，皮肤晒成古铜色。他问我过得好吗，最近看了什么电影，读了什么书。我向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特别推崇了其中我喜欢的一部。他问我原因，问我究竟喜欢电影里的什么。我回答他说，这是一部好片子，甚至非常优秀。我看他兴趣盎然地盯着我看，便又补充说，我本人真的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他不妨自己去看看，真是一部好电影。他对我说他早已看过了，但他仍喜欢上面提到的一部，因为在我喜欢的这部影片中，导演希区柯克^①用的引言繁琐了点，此人习惯借助于欲说又休的手法，使观众的乐趣打了折扣，其实说得明白些岂不更好？再说，最近十年来，他在电影中放的作料太多，卡多斯基在1965年处理同样的题材却要强多了，不是吗？也许是吧，我没有看过。

① 希区柯克（1899-1980），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悬念大师。

尽管茶壶和我的茶杯都空了，我还是端起了茶杯，边用拇指和食指碾糖，边装做喝茶的样子——他的看法怎么会错呢，不过……不过我还是把茶杯放在我的嘴边，让他看个明白。他问我是否再来一杯，我说不用，没有必要。他又问我，我是否已经写了，写了些什么，能否向他说说？可以，嗯，不行，我……侍者要结账，他掏出他的皮夹，我掏出我的，啊不，没有这个道理，那么就多谢了。

从逻辑上说，父亲应该是本书的开篇。对生育你的这个男人，总是有许多话可说的，故事应该从他开始。然而，无论怎么说，我还是想把出版商首先引进来，因为我写的不是我的生活，而是一部小说（至于我的生活，没有我也能成书，我知道，除非我死了不能动了，否则只要我有所行动，生活便会有起落，便能自行成书）。因此，我去会了儿科医生之后，便立即回到家中着手写“舞会笔记”——舞场上的第一轮，第一回合华尔兹。

出版商

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是一个星期天。他的手表指着十点，但在他看来似乎已是正午了。他刚在读她的小说，而她一丝不挂睡得正酣，因为屋里太热了。她听到第四或第五声铃声后才匆匆下楼接电话。

他想她是一个女人，并且脱口而出，尽管名字不像，但他能肯定。

他打电话是想对她说他喜欢。他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否因为涉及的是一本书，这样说就方便得多了呢？她不知道，不能肯定。也许总要有个借口，袒露爱的心迹吧！

他因职业的原因是不会打电话的，因为他在星期天不工作。

他是由于爱才打电话的，他一阵冲动，真想说出他爱她的文字，爱她的声音，爱她所给予他的一切，并且要让她听见：他爱她。

她对他毫无想法，她想像不出来。不过，她喜欢他的声音，再说他是个男人。出版商是个男人，这是不言